



傲雪

◎孙镜福

冬日暖阳抒怀(外四首)

◎李新勇

江畔寒风猎猎吹，万重云树万波随。

作闲乐道心无事，孤影寒江钓者谁？

寒窗薄酒

霜日风清欲雪天，薄醪不忍负重眠。

寒窗正对梅花月，倚靠奇香寄世间。

望月

月华如水润苍穹，君子凭栏唱大风。

万景横陈浑不见，夜深谁未梦游中。

夜雨梅香

寒雨萧萧夜不眠，中庭愁寂似荒年。

儒商老吴

◎扬子鳄

高中毕业赤脚走在田埂上的时候，老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40年后，他拥有一个30多亩地的厂区，年销售额上亿元。

从学校回到家里，不知道出路在哪里，只是像父辈一样下地干活。好在他动手能力强，初中时就做玩具和同学交换着玩，或者换点钱。发现附近有人画画，他去拜师，不久就画得有模有样，能靠卖画养活自己。平时听广播，收音机坏了自己修。弄不懂的就看书看杂志。发展到自己买零件组装收音机、电视机。也给别人修电器，边修边学，理论结合实际。结婚时，他新房里的电视机就是他自己组装的。

以后又招工进了无线电厂。当车间主任时，厂里推行车间承包制。如果他想包，机会非常大，个人的口袋马上能鼓起来。正好此时有个去上海培训的机会，为期一年。他果断选择了去“上学”。他想到的是，要发财，慢慢来，机会多的是，提高自己更重要。

二十多岁时，他就应邀为全市农电系统电工讲课，五六年里，把全市电工培训了个遍，也顺便结识了不少朋友。在这之后，因为工作需要，他又学习了自动化控制、电脑软件技术……反正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，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。加上他善于总结，老早就拿下了不少专利技术证书。

转折发生在南京。

那时，南京刚建成的地铁线，发现闸机前后的钢槽渗水，影响钢槽内电缆的安全，影响过闸机口旅客

进出的安全。这是个全世界、全行业的通病。地铁公司负责人急得嘴角起泡。

正在为自己生产的地面插座找销路的老吴听说后，找到地铁公司了解情况。“这个问题我能解决。”他拍了胸脯。

回到公司，同事说你别牛皮吹爆了，全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你行？老吴后来也说：“我当时不知道怎么那么大的胆子，但是我真的有信心。”

他开始了摸索、试验，动手动脑，魂牵梦绕。终于，他运用硅胶和钢材，巧妙地在一定角度上配合、夹紧，从理论到实践都能保证不渗水。

他把一段钢槽泡在水里十多年，水面都起了绿毛，而钢槽的出线口里，看进去除了一点灰尘，水影子都没有。

老吴拿下了南京地铁的订单。但对其他地方地铁建设行情两眼一抹黑。建地铁的要这样的好东西，而手中有宝的老吴不知道谁在建地铁。

偶然听说全国有个研究闸机钢槽防水的组织在重庆开年会。老吴立马赶去，会议都到尾声了，也没有了产品展示的空位。

老吴找人家商量，给了进门口半张学桌大的地方。他把钢槽里灌满水，外面一丝丝水都没有渗出来。可这样还是不引人注目。老吴让小伙伴买来字纸篓，剪裁了，插在出线口，水里养上金鱼。

“他的钢槽里能养鱼。”消息传到业内老大耳朵里。赶过来一看，确实不渗水。从理论到实践，为同

一灯明静西窗下，唯有红梅胜此天。

咏蜡梅

枯老梅梢随意红，弱枝先秀玉玲珑。

清思不记经年事，志洁多情看雪融。

紫琅诗会

◎孙镜福

玉兰一瓣

◎孙镜福

样探索防渗之道几十年的他找到了完美的答案。

老吴一下从门外汉成了业内专家。国家标准修订时，闸机钢槽防水这一章由他编写。他的企业标准成了国家标准，他也多了一份专利证书。

老吴没想到，他“养金鱼”出了名，成了他的外号。“如果当时纸篓里再插两枝莲叶，就成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了。”闲谈中，他还有点遗憾。

经过艰苦的市场拓展，现在全国新建的地铁大多采用了老吴拥有专利的防水闸机钢槽。

产品成熟、市场稳定。年过花甲的老吴现在有了点空闲。空了他不打牌，更不赌钱，而是捡起了“童子功”——画画，还找了师傅指导。名声传开了，有朋友向他求画，他都会认真完成。有同学开玩笑说：“你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别再在画界也出了名。”

同学聚会时，给他电话，他一般会来。来得早了，站在背后看人打搅蛋。让给他打，连连说不会真不会。打的人议论、争论，他也不参与，只是听着，至多憨憨地“嘿嘿”笑两声。那边喊吃饭了，打牌的牌扔一桌。他把牌拢起来，整理好，装进牌盒中。

高中毕业45周年合影，要拿一些铁架椅子去操场。他两边胳膊窝各夹一张，下楼，走过去摆好。

同学们约定，我们都退休了，平时没事，但不要去打扰他，希望他空了来找我们玩。

翻看题画诗

◎杨骋

心窗片羽

过年整理画室书架，发现画作上大多题有诗文，尤以诗为多，稍加吟哦，当时题的情境心境便翩然复归。

题画诗，一般人以为乃唐代大诗人杜甫首创，如清代诗人沈德潜：“唐以前未见题画诗，开此体者，老杜也。”其实在六朝时，已有人为画扇、画屏风题过诗，但这些诗并未题在画上。宋代著名文人苏轼、文同、米芾等喜作题画诗，多题在画前或跋在画后。有迹可考，第一个把诗直接题在自己画上的是宋徽宗赵佶，他在《芙蓉锦鸡图》上题曰：“秋劲拒霜盛，峨冠锦羽鸡。已知全五德，安逸胜凫鹭。”在《蜡梅山禽图》上他又题曰：“山禽矜逸态，梅粉弄轻柔。已有丹青约，千秋指白头。”画与“诗书”，珠联璧合。与其相反，清代乾隆皇帝自己不会画画，偏喜欢在传世名画的显眼位置题诗，诗类打油，书亦平庸，佛头着粪，堪称历代名画“杀手”。

题画诗是以画为题材而作的诗，与画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。或描写指评画作，或因画而抒情，或由画而阐发艺术见解等。要紧的是，画与诗要相长相补，互为注脚。北宋哲学家邵雍说得真好：“画笔善状物，长于运丹青；丹青入巧思，万物无遁形。诗笔善状物，长于运丹诚；丹诚入秀句，万物无遁情。”画与诗在表达上各有长短，若两相结合，情形一体，不是一流之画而何？有由画而诗，当然也有由诗而画。由诗而画即以诗为绘画之题材，借助诗句唤起画兴，画面体现诗意，也即如今常见的“××诗意图”。清代孔衍栻曾自供：“余作画每取古人佳句，借其触动，易于落想，然后层层画去。”早在19世纪，西方亦有此类画例出现，英国画家罗赛蒂常以画描绘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著作，有《但丁之梦》《比亚特丽丝》等。

画于我，为“业余”之“业余”，故由诗而画的做法从不敢尝试。又正因为我于画乃业余之业余，故欲借画以表达多不能尽兴尽意，而借题画诗来点题释情倒是常事，此亦我题以诗补画之缺之意。

我尝见五月之新荷清新妩媚、楚楚可怜，又为其后数月之遭际担忧，真乃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。画之，题曰：“五月新荷照眼明，稚憨不识世间真。烈日严霜熬煎遍，笑对秋风有几人？”我画数遭风雨侵袭之初秋之荷，题诗曰：“秋风秋雨草木黄，骚人多情思秋觞。昨夜秋风秋雨急，芙蓉掀开翠叶妆。”我用砚中残墨，画若有若无之花叶，笔致恣肆，神情飘没，题曰：“狂至处。假价真，意到浓时有还无。”我画一白荷寂寞开放于夏日明亮的早晨，题曰：“红花开尽白花开，日日思君君不来。”又有一画，秋荷数株，有的肥叶婆娑蓬勃，有的大叶凋残如烂衫，有的新叶正怯怯舒展，题曰：“秋来何须漫嗟讶，人生大律由咱。闲时且写残荷卖，冬日再数蜡梅花。”现在吟哦这些即兴而就的题画诗，只觉得比那些正式苦吟而得的诗更为亲切、真实、自然。

蓦然觉悟：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蓦然醒悟：以后的日子新春，当走出“小我”。不作悲秋之客，胸藏大海星辰。